

第一卷 史論

火的傳承

雲南小凉山彝地紀實

Inheritance of Fire

Commentary Photo Collection of the Yi People in Small Liangshan of Yunnan Province



火的传承

云南小凉山彝族纪实

Inheritance of Fire

Documentary Photo Collections of the Yi People in XiaoLiangshan of Yunnan Provin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的传承 : 云南小凉山彝族纪实 / 陈一之主编.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82-2173-9

I. ①火… II. ①陈… III. ①彝族 – 民族历史 – 凉山
彝族自治州②彝族 – 民族文化 – 凉山彝族自治州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8658号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李 红

装帧设计: 刘 雨

火的传承

云南小凉山彝族纪实

Inheritance of Fire

Documentary Photo Collections of the Yi People in XiaoLiangshan of Yunnan Province

陈一之 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 昆明富新泰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2

印张: 18

字数: 90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82-2173-9

定价: 280.00元

社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7425573。

超现实的，是照片所施加和跨越的距离——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

[美] 苏珊·桑塔格

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我们的镜头聚焦于小凉山彝族，也许仅仅是为了缓解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感觉重负。十多年前，从攀枝花路经永胜到泸沽湖的途中，小凉山彝族淳朴、自然和浓郁的民族感染力与文化特质，在我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无数次前往，那种令人激动的感受不仅没有淡漠反而越来越强烈。正是这种内心激情的驱使，终于与几位朋友一起，开始了为时两年多的拍摄行程。

从丽江沿着崎岖的山路驱车进入宁蒗时，看着深谷中远去的金沙江和沿山盘绕九曲十八弯的公路，禁不住要为这些与大山为伴的人们之生存环境而感慨。宁蒗地处滇西北高原横断山脉中段，与四川盐边、盐源和木里毗连，是云南小凉山的核心区域。千百年来，这里的高山深谷养育了一代代子民，亦形成了各个民族独具特色的生

存方式和文化特点。云南小凉山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早在清末和民国年间，云南境内周边的老百姓就称宁蒗为凉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小凉山”之称，实际上这与四川大小凉山的划分并无关系，只是因为这里聚居着与四川凉山彝族一脉相承的诺苏人。

据有关文献记载，唐宋以后就有彝族逐渐在这一区域定居，明末清初以来，又陆续有大量彝族从四川凉山迁入，他们自称诺苏，使用彝语北部方言。而本书记述的云南小凉山彝族，就是指这些祖上迁自于四川凉山，先后定居宁蒗以及永胜、华坪部分区域的彝族诺苏人。小凉山彝族在云南众多的彝族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性，由于环境的不同和变化，他们在服饰和民居上与云南其他彝族支系有较大的区别，与四川凉山彝族也有一

些不同，而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和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更增添了人们心目中对小凉山彝族的神秘感。

今天的小凉山彝族，虽然早已融入时代潮流，但在现代文明浪潮的冲刷下仍保留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时代变迁与历史烙印的相互交融依然那么明晰。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古老的毕摩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共荣，能够感受到在简陋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流露着满足与幸福背后朴实而纯洁的心灵，能够透过原始而粗放的辛勤劳作领略人们与大自然之间脆弱的平衡。虽然小凉山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早已废除，从外表上已难以区分贵族与奴隶的血统差异，但在人们的交往行为中，仍然能够不时地感受到传统的等级意识根深蒂固以及黑彝内心的孤傲。正是这些，使我们无数次小凉山之行的奔波，伴随

着无数次心灵的骚动，只是贫乏的思想和语言，无法框范我们内心的感受。但愿用照片这种最直白的表达形式，能够使读者和我们一起分享对云南小凉山彝族传统文明及其变迁的内心感悟。

尽管摄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媒介，但我们并不苛求唯实与唯美的统一，只是以平实的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我们觉得该拍的人物、事件与场景，尽可能客观地反映云南小凉山彝族目前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现实。我们也没有打算构建一种人类学描述的视觉化结果，只是想以我们所见的一个个碎片，勾勒出社会和时间距离。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形式背后人的精神和本质，以及正在消失和更替的文明。

陈一之

2014年8月 昆明

序 言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至今在云贵川西南三省人口分布最多的少数民族。早在远古时期，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一带就有彝族先民居住。据历史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的玄囂、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先民部落“蜀山氏”有了交往。周武王伐纣，蜀国曾带领其亲属“龙”系部落参加伐纣。彝族先民是祖国大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彝族。在历史上，彝族先民先后建立过一些著名的部落联盟方国，在西南地区历史上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彝族又是一个文化灿烂的民族，其语言文字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因各种原因，形成了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六个方言区。彝族语言文字历史悠久，是世

界上六大古文字之一，至今仍保存着八万多字。以彝文记述的各种典籍难以计数，现已翻译出版的毕摩经就有106部，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夷经”之称，这些彝文典籍涉及到历史、文学、哲学、天文历法、医理药方等诸多领域。彝族还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男女老少开口而歌、起步即舞，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以及各种仪式中都要赋诗歌唱，用诗歌和音乐表达情意。今天，我们在彝族地区还能随处看到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跌踏舞”、“烟盒歌”、“左脚舞”、“三弦舞”等。

彝族的支系繁多，而“诺苏”就是彝族支系之一，人口约二百八十万，主要分布在四川凉山州和云南宁蒗县及其周边一带，使用彝语北部方言。凉山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记载，彝人先民曾在宁蒗留下过足迹，而史书文献中也有关于彝族先民在云南小凉山一带活动和定居的记

述。但“诺苏”人主要是明清时期才先后从四川大凉山陆续迁往云南宁蒗、永胜一带的，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小凉山彝族。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古侯系和曲涅系的若干黑彝家支，就率其所属百姓从四川大凉山迁入蒗蕨土司辖区；清雍正、乾隆年间，补余家族的一些黑彝又率其百姓从四川盐源、盐边迁往宁蒗，至今已传承繁衍十余代人。

彝族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部分彝区开始由奴隶制逐步转向封建制，但仍有许多地区一直保留着奴隶占有制。早期曲涅系各姓“诺苏”进入宁蒗后，主要向当地土司租种山地，承应土司的各种租税，后来随着财富和势力的增强，一些“诺苏”通过购买取得大片山地的世代耕种权，逐步摆脱了土司的统治，势

力也不断向外扩展。“诺苏”依恃家支制度和家支联合，占有整个云南小凉山彝区总耕地面积的80%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60%，形成奴隶占有制的经济基础。

1950年宁蒗和平解放，先后成立了凉山彝族事务办事处和宁蒗县人民政府。1956年宁蒗县人民政府与凉山彝族事务办事处合并，成立了宁蒗彝族自治县。同时，颁布了《宁蒗彝族自治县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条例》，全面推开和平协商土地改革。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废除了奴隶占有制，云南小凉山彝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和平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宁蒗县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党和政府在小凉山地区修公路、兴城镇、办学校、建医院，以

多种形式扶持和帮助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使云南小凉山彝族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小凉山彝族地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打破封闭走向市场经济，一场更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正在改变着小凉山彝族的观念意识、生活状态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许多祖祖辈辈承续下来的东西正在逐步消失，“诺苏”人的传统社会无论在物态上还是精神上正在为现代社会取代。

《火的传承——云南小凉山彝族纪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版的一部摄影画册。该书以纪实的手法，通过170多张照片和简要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目前云南小凉山彝族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彝族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火的传承》以“火”为题，就是要突出记述彝族的

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没有选择的选择”，通过不同身份的人物描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云南小凉山彝族的社会结构及其几十年来的变迁，同时也折射出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在云南小凉山彝族地区的贯彻；第二部分“辛勤与收获”和第三部分“简单幸福”，分别反映了云南小凉山彝族老百姓的生产劳作和民生状态，虽然小凉山彝族农村的生产方式还比较落后，人们还远不富裕，农村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差，但朴实、平和的老百姓脸上仍流露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第四部分“传统与现代”，记述了云南小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和婚葬活动，集中地反映了云南小凉山彝族的民俗和文化生活。通过这部画册，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直观地了解云南小凉山彝族的传统与现实。尤其是画册的作

者虽然更侧重对小凉山彝族传统生活方式的记述，但也特别关注了老百姓生活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细节，使整个画册充满传统氛围的厚重感，同时又闪烁着鲜明的时代符号，反映了传统的变迁以及现代文明对小凉山彝族生活方式的改变。

《火的传承》并不是一部简单歌功颂德的宣传画册，也不是寻奇猎异的胡乱拼凑，而是有着鲜明主题和深刻思考的纪实性影集。影集那一幅幅影调丰富的黑白作品，不仅在图片内容、拍摄视角和构图安排上达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而且主题突出，在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是一部很有力度的摄影专集。我不懂摄影，也许说的不对，但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为影集中的图片和内容所感染。

在画册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解放几十年来，虽然云南小凉山彝族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

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广大农村彝族老百姓的生活仍然还很贫困，它提醒我们扶贫攻坚、引导广大山区老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任还很艰巨，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扶。目前，宁蒗及周边小凉山彝族地区的整体脱贫工程已全面展开，不远的将来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将会上一个新台阶。同时，我们也被画册中广大彝族老乡勤劳、朴实、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深深感染。作为一个“诺苏”人的子孙，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努力，我相信，就像画册中宁蒗民族中学学生舞蹈照片预示的奔腾上升一样，我们伟大民族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马立三 云南省彝学会名誉会长

2016年6月 昆明

目 录
Contents

没有选择的选择	There's no Choice
辛勤与收获	The Livelihood
简单幸福	The Life
传统与现代	Traditions in Today

没有选择的选择

人们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未来可以选择。正如卢梭所说，人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搭建着人生舞台的支柱，有的可能高一点，有的可能低一点，有的在广袤的空间充分展示自己的才智和作为，有的囿于传统的生活模式仅满足于内心的平衡。由此构成社会的和弦，并在不同的时代改变着社会结构的旋律。

就人口而言，彝族是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彝族的支系和称谓繁多，“诺苏”就是其中的一个支系，人口约二百八十万，大多聚居于四川凉山州和云南宁蒗县及其毗邻地区，使用彝语北部方言。

云南小凉山地处藏彝走廊腹地，自古就是彝族的重要活动区域，据《元史·地理志》记载，那时生活在宁蒗中南部地区的居民主要就是今彝族先民的部落罗人。到了明清时期，又先后有大批诺苏人从四川凉山迁至云南宁蒗、永胜一带。如明末清初，古侯系的马、且吉、别嘎、博史等黑彝，率其所属百姓从四川大凉山迁至蒗蕨土司辖区；清乾隆、嘉庆年间，补余吉疵阿什支率其百姓从四川盐源、盐边迁至宁蒗，至今已有十余代，270年左右。继补余家之后，又有瓦渣、热柯、罗洪、保姆几家黑彝及其百姓，相继迁入小凉山，至今约历七代左右。

彝族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唐宋时期是彝族社会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直到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许多彝区才开始由奴隶制逐步转向封建制。早期古侯、曲涅系各姓黑彝进入宁蒗后，主要向当地土司租种山地，承担着土司的各种租税。以后，随着财富和势力的不断增强，一些黑彝通过购买取得大片山地的世代耕种权，逐步摆脱了土司的管束。黑彝依持家支制度和家支联合，占有整个云南小凉山彝区的大部分耕地、牧场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形成了奴隶占有制的经济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前，云南小凉山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管辖之外，一直保留着较完整的奴隶制和森严的等级制。社会成员按照祖先血统和人身占有关系被分成诺、曲诺、嘎加、呷西四个界限分明的社会等级，实行等级内婚。其中，诺是统治阶级，即通常所说的黑彝，位于社会的顶层。据民主改革时的统计材料，宁蒗小凉山有补余、瓦渣、热柯、罗洪、保姆5个诺家支，共305户，1527人，占当地彝族总人口的2.5%。各诺家支都占有一定的百姓、奴隶和土地，大部分依靠剥削为生。曲诺即平民百姓，属于被统治者，地位在嘎加之上、诺之下。曲诺分别隶属或依附于5个诺家支，平时承担少量的贡赋和劳役，战时效忠诺主子。曲诺有自己的家支组织，大部分依靠种地和饲养牲畜生活，少数富有者，其实力与诺主子不相上下，拥有奴隶。据民主改革时的统计材料，曲诺有7140户，33292人，占当地彝族总人口的54.5%。嘎加和呷西处于社会的底层，承担着繁重的劳役和贡赋。多数嘎加为分居奴，即独立组成家庭的奴隶；呷西为家奴，即生活在主人家庭的单身奴隶。嘎加和呷西没有自己的家支，被其他等级甚至本等级占有，成为奴隶，这两个等级的人没有人身自由，常常被作为商品买卖或赠送。据民主改革时的统计材料，嘎加和呷西的人口约占当地彝族总人口的43%。

在凉山彝族森严的阶序式等级社会中，高等级的可以把低等级的人作为自己的奴隶，但低等级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高等级的人收为自己的奴隶。一个穷困潦倒的曲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就有可能沦为诺的奴隶；但是一个诺永远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

奴隶，充其量就是一个穷困没落的贵族。反过来，一个曲诺通过聚集财富有可能成为人人羡慕的“大财主”，甚至是大奴隶主，但他永远也不可能上升为诺。血统和出身在凉山彝族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家支制度则是维系这种等级社会结构的基础。

1936年民国政府在宁蒗设立了设治局，为地方行政机关。1950年1月，宁蒗和平解放，先后成立了凉山彝族事务办事处和宁蒗县人民政府。1956年9月，宁蒗县人民政府与凉山彝务办事处合并，成立宁蒗彝族自治县，余海青当选为第一任县长。之后，政府组织了大批工作组，在宁蒗县和小凉山彝区着手推进和平协商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后，云南小凉山彝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变革。首先在政治上摧毁了奴隶制，废除了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关系和奴隶主头人的特权；其次在经济上摧毁了奴隶主土地占有制度，推行合作化，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在社会事业上修公路、建城镇、办学校、兴医院，开展国民教育和爱国卫生运动，开办合作医疗。新的制度结构的建立使小凉山彝区与内地汉区在制度层面上达到了一致，从根本上打破了小凉山彝族传统等级社会结构的束缚，为人们的平等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凉山彝族社会昔日森严的等级制度早已不复存在。过去黑彝的后裔有的现在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而过去奴隶的后裔有的现在却成了拥资千百万资产的实业家。贵族永远是贵族，奴隶永远是奴隶的戒律一去不复返，每一个人都只能靠自己的辛勤付出打造自己的生活天地，其中一大批出身于不同等级的彝族精英在政府、军队、企业、学校以及不同的社会部门中就职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少彝族青年经过现代正规教育成长为各种专业人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开了小凉山封闭的大门，更加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小凉山彝族在逐步摆脱贫困、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的同同时，也进一步经历着新的分化。今天小凉山彝族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分工和职业的细化越来越多元化，尽管传统的等级社会观念还远没有从人们的意识中完全消失，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家支纽带仍然在社会的凝聚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成就作为社会地位最主要的基础，已经成为小凉山彝族融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郑成军 撰文）

宁蒗县宁利乡长坪村牧民，补余阿红。

宁蒗宁利，2011年。

陈一之 摄

